

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經典本所受形雖復
 龐陋以經功德即便端正威顏色力日更增
 多常為人天之所樂見恭敬愛戀情無捨離
 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其所說悉皆敬信若
 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第一希有事者當為
 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典善男子譬如霧露
 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既出已消滅無餘善
 男子是諸眾生所有惡業亦復如是住世勢
 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出悉能除滅
 一切惡業 又法華經云若佛在世若滅度
 後其有誹謗如斯經典見有讀誦書持經者
 輕賤憎嫉而懷結恨此人罪報汝今復聽其
 人命終入阿鼻獄具足一劫劫盡更生如是
 展轉至無數劫從地獄出當墮畜生於無數
 劫如恒河沙生輒墮啞諸根不具告舍利弗
 謗斯經者若說其罪窮劫不盡 頌曰
 教傳三歲慈訓八因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威揚夏烈 溫柔晞春 枯槁日久 光潤爽神

卷即納福舒即慧申 思之不已 惟益惟新
 實稱慈父 巧号能仁 周孔老教 孰與陶鈞

法苑珠林卷第十七

葉七

秣莫割散尸桂殉反峻莫懃反因反承時諸
 反粹酒反醉音素反狹刀繳反應順鹵反落古現餘
 反亟羈力盪反建浪擗反疎音浮反否符禁反古願灌

七罪蹕音轉反子緣續胡紆反居晒暗

沈步敬書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之法

葉八

感應緣

略引四十一驗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

道世撰

漢法內傳經驗

晉居士濟陰丁德慎

晉居士周閔

晉居士董吉

晉居士周璫

晉居士謝敷

晉沙門釋道安 晉沙門釋靜僧

晉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釋志湛

魏沙門五侯寺僧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沙門釋慧嚴 宋比丘尼釋智通

宋沙門釋慧慶 齊沙門釋慧寶

梁居士何規 周高祖武帝

陳陽州嚴恭 隋初揚州僧亡其名

隋沙門釋慧意 隋沙門釋法藏

隋沙門客僧不得名 隋沙門釋智苑

唐沙門釋道積 唐郊南史呵誓唐釋遺俗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沙門釋曇韻

唐益州書生荀氏 唐夫人直盧氏唐都水使者蘇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人趙文信

唐蓬州縣丞劉弼 唐洛州人賈道美

唐吳邦人陸懷素 唐河內司馬喬卿

唐平州人孫壽 唐鄭州李虔

唐曹州濟陰縣經驗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王遵等

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法蘭等及佛經

像還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

竺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

中心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鬼

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

處羣生無緣感之佛故不往也佛雖不往尙

相及處或五百季或一千季或千季外皆有

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 又至

漢末平十四季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六

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較

試優劣勅尚書令宋康對入等曰此月十五

日本集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

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十七家

諸子書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奠食百神

置於東壇明帝設行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

利及經諸道士等以柴荻火遠壇臨經涕泣

曰人主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火

取驗用辯真偽便放火燒經並成煨燼道士

云

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法剃髮尔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感而死佛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覆日映衆摩騰禪師躡身高飛神化自在于時天雨寶華得未

曾有法蘭法師爲衆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

劉岐京師宮庶後宮陰夫人五岳諸山道士

呂惠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遂

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尼後遂

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于今右此一條出漢法本內傳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爲凝陰令時此

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

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

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拍麾

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歛

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

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

一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

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

兒起儻小兒即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

休即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

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即遣吏齋

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間

朱林六

三

云

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

書遂留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

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

遷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

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

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

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徘徊歎咤不覺大

品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

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

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

銀嬰貯之並絨干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

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

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燼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子就嵩曾云求以供養後嘗覽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麻大巧審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首尼讀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後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與期投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往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剋莫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

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滄滄如有濕氣開囊視經尚燥如故於是村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窮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遊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逆冒恒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煞樹為斷吉曰僕貧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為卿比願見祐助鬼答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季八十七亡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季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

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曰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瑞家在板怡村去寺三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踉蹌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瑞愕然心

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快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季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白氣遍一宅中既而視之乃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厨中緘蓋甚謹還視其蓋儼然如故於是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素瑞瑞遂出家字曇疑誦衆經至二十萬言注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輔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

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灾火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戍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燼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右此五驗出冥祥記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達理者當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云昔和尚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遂成永則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以苦行致目爲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嘗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季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也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講小品經恨章句未盡以此年往西域尋求獲之彼有留難不許東返士行執經王庭曰必大法不傳當從火化便以貝葉經投火一無所損經乃放光舉國敬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般若經是也季八十七依法火焚而屍不壞道

俗異之乃具祝曰若真得道法屍應毀壞便應聲摧碎遂收而起塔焉後魏末齊州釋

志湛者住太山北人頭山邃谷中街草寺省事少言人鳥不亂讀誦法華人不測其素業

將終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街草寺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惱而化兩

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如故乃為立塔表之今塔存焉鳥獸不敢陵踐汗之後魏范陽五侯

寺僧失其名誦法華為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

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矣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遍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遶誦經纔始發聲此靈脣舌一時鼓動同見毛豎以事奏聞乃

石函絨之右六驗出梁高僧傳并雜錄記後魏高祖太和

中代京內閣官自慨形殘奏乞入山修道恩勅許之乃齋華嚴晝夜讀禮懺悔不息一夏

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尊恒日現侯君素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

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

謂之曰涅槃尊經眾藏之宗何得以君璅思輕加斟酌嚴帳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卧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

法苑珠林卷十八

七

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
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
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
所諳聞也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季
貞姝少信道不葦元嘉九季師死罷道嫁爲
魏郡梁羣甫妻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

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
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
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虫日去升
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
爲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右二驗出
真祥記也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

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經十地思益維
摩每夜吟諷常聞暗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
於小雷遇風波舡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
舡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薦勵
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百卷德

優先達時共知聞以齊武平三季從井向鄴
行達艾州失道尋逕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
居迥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
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
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
設故與共言議問寶云即今何姓統國荅曰

姓高氏号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
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特已誦博頗以
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
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
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誦餘經率皆如此寶
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

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
自得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
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
無補至曉捨去寶返尋行跡不知去處寶自
躬責爲人後達鄴叙之有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洽月呂
云

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採藥於豫章故翼山幸非放子逐臣乃類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屑若有來將偕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水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攬未濟之間忽不自覺見間之西隅有一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留其人面色正青徒跣捨履率可八九十面已皺斂鬚長五六寸髭半於鬢耳過於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隨風相靡唇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正黃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帔下赭有泥洹僧手提書一卷遙投與規規即奉持望礼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建安王蕙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三七日慶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為遺嗜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怠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然不覩規開視卷內題名為慧印三昧經經旨以至極法身無相為幹理出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真如

言其慧照此理有若全印心冥凝寂故以三昧為名見梁朝僧祐律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季中忽見空中如菌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目不見全為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宰立望不測是何久乃翻下墮上土牆視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陳揚州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慕言無所違陳太建初恭季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揚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是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小濕

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錢所由恭荅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揚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向揚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爲寫經室莊嚴清淨供給

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爲嚴法華嘗有親知從貸經錢一万恭不獲已與貸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錢落水而船没人不被溺是日恭入錢庫見一万錢濕如新出水恭甚怪之後見前貸錢人乃知濕是所貸者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神廟所祭酒食井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倩君爲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用且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商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

死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人士並悉知委右一驗並冥業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忘其本名誦通涅槃自矜爲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

案 珠卷十八

十

案

彌金高座甚恭敬之處涅槃僧銀高座敬心不重事訖勘問二俱餘壽皆放還彼涅槃僧情大悵悵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岐州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幼誦觀音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不怠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所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救忘而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於今取驗悔往而返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李臨原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晝夜常明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

道每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室大明鄉人信伏率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終端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向繖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屍曰願留神明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求側求屍廼然摧變

又有岑闢梨姓陽臨原人於繖蓋寺西山泉側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遶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頤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

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謂岑曰住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通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禪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

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髑髏全成無縫故知凡聖同居事不可別右二出唐高僧傳記

直至隋開皇十三季於洛交縣韋川城造寺一所佛殿精妙僧房華麗靈像幡花並皆修蒲至大業五季奉勅融併寺塔送州大寺有破壞者歲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兼造一切經已寫八百卷恐本州無好手紙筆故就京城舊月愛寺寫至武德二季閏二月內身患

二十餘日乃見一人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告法藏云你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悉皆精妙唯有少分于用三寶物得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能自造一卷令汝所用三寶之物得罪悉滅藏師于時應聲即答言造藏師雖寫餘經未寫金剛般若

若但願病瘥不敢違命既能覺悟弟子更無餘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悉捨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入三塗墮大業中有客僧行至太山廟來寄宿廟令曰此別無舍唯神廟廡下可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僧曰無苦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廡下僧至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比宿者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煞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食

素 朱林十八

十二 桂

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慙求出俄而至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耶神曰可得能為寫法華經者便免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且而廟令視其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為寫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經就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為寫經始書題目彼已脫免今又出生在人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師還將送向寺言說久之將曉辭訣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別駕張德言前任兗州具知其事

素

朱林十八

十三

桂

施絹千疋及餘錢物以助成之瑀施絹五百疋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苑得遂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俗奔臻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費經物故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電震山明旦既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萬為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林木松栢尤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近歎伏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愧而助造堂宇湏之畢成如其志焉苑所造石經已滿七室至唐貞觀十三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殿中丞相李玄擗大理丞采宣明等皆為臨說云臨至十九年從駕幽州親問鄉人皆同不虛右三驗出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感寺誦通涅槃淨衣澡沐自為恒式慈愛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鬱熱而死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俗莫不喜賞

唐釋道裕者不測所住遊行醴泉山原誦法華為業乃數千遍至貞觀年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廓禪師曰比雖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可為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生俗信敬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皆其戴仰乃函盛舌而起塔於甘谷岸上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捨者誦法華經名充令史往還步涉生不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徒衆矣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袞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升老子五千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宇是草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憑

法苑珠林

卅

七

胡縣令家人相命撥灰覓金銅軸既撥灰開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裝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見之者鄉村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一卷題字焦黑訪聞所由乃初題經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潔淨直尔立題便去由是色焦

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遊至隰州

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寫經並能為之於即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

口含檀香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觀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裏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憶窮覓乃於巖下獲之

箱篋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京師西明寺道宣律師以

貞觀十一年曾至唐益州西南新繁縣西

彼中目觀說之也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荀氏在

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

出乃歐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

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曰便了云此經擬諸天

十五

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牯牛

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澆濕其地乾燥可有

丈許自外流潦及晴村人怪之余後每雨小

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年有非常僧

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村人莫

汗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

欄楯不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

齋日村人四遠就處設供常聞天樂聲振哀

宛繁會盈耳右六驗上三

唐寶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之姊也

夫人信福每誦金剛般若經未盡卷一紙許

久而不徹後一日昏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

卧逾甚夫人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然燈須臾婢還厨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坊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厨中有然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

頃家人鑽燧得火然燭入堂燭光即滅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夫人曰五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刺史長將家口赴任渡嘉陵江中流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有一妾常讀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妾獨不沉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汗今尚存在揚州嫁為人婦而逾舊篤信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至義寧元年為李密

來在掖牽引在大理寺禁儉常誦金剛般若經下有兩紙未遍于時不覺眠睡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早誦經遍即應得出儉時忽寤勤誦不懈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勅喚令儉釋禁將向朝堂奉勅放免又儉別時夜靜房外誦經至於三更忽然聞有異香

朱林十八

十六

桂

儉尋香及問家人處處求香來處不得然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日計五千餘遍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出世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喚遂州人前汝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臣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度信文章集

錄王言其度信者是大罪人見此受苦汝見度信頗曾識不其人報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人引出度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度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誅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虫魚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誠永斷煞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蓬州儀龍縣丞劉弼前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士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逢此鳥煞主不疑劉弼律林人聞懼思念欲修功德攘之不知何福為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經令讀誦百遍依命即讀滿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而來拔此鳥樹隔舍遙擲巷裏其拔處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處小枝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洛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貞觀五年為青州司戶參軍事為公館隘窄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卧其下習讀忘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始接取道羨子為隰州司戶說之云尔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摠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標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尔時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則前妻之兄仁則當則目覩於後具自言之右七驗出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

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為揚州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剗心上血寫金剛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復生如此數四喬卿同寮數人並向餘令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濱遊獵見野火焰熾草木蕩盡唯有一藜茂草獨不焚燎疑此草中有獸遂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出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香非常郁然隣側並就觀之無不稱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州見彼親友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

有精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常熾盛及至精舍踰越而過焉比僧房草舍焚燎摠盡唯金剛般若經一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說之 右四驗出實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葉八

法苑珠林卷第十九

葉九

大倉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僧篇第八 此有

述意部 引證部

敬益部 違損部

建安李奇

述意部第一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弘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逾金玉稱為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故經曰縱有持戒破戒若長若幼皆須深敬不得輕慢若違斯旨交獲重罪若待太公為卿相則千載無太公要得羅什為師訓則万代無羅什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人戒虧便輕上法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是人師也故釋迦佛等是真佛寶金口所說理行教果是真法寶得果沙門是真僧寶致令